



國圖八十·再創新局 兼談《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對出版業的貢獻

陳信元 ◎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副教授

人類自有文字記載知識和經驗，就有專司典冊的官吏，古代的藏書處即古代的圖書館，有專人負責保藏、整理，並提供使用。從甲骨文、用竹木製作的簡冊到寫本書、印本與鈔本的發展歷程，圖書與各類型的藏書所（圖書館）有密不可分的緊密關係，圖書館擴大了圖書的傳播。西方早在西元前三世紀，亞歷山大圖書館所在城市已成為希臘文學活動的中心，館內熟練的抄寫員抄寫文本，由亞歷山大的書商發行到世界各地。保存與流通自古就成為圖書館的基本功能。

晚清時期，西方傳教士多聚集上海，並以上海為傳教、書刊印刷和文化學術活動的中心。胡道靜《上海圖書館史》（1935）載：「現代的圖書館之在上海出現，則始於第 19 世紀中葉（清道光末年）上海開港以後。」道光二十七年（1847）肇建的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成為晚清上海最大的藏書處所，其初的外文名稱是拉丁文 *Bibliotheca Zi-Ka-Wei*，中文可譯為「徐家匯圖書館」。但該圖書樓並不注重藏書的開放利用，尤其是不向上海市民開放。

宣統元年（1909），學部奏准正式設立京師圖書館，創建的目的是「保國粹而惠士林」，「搜羅必極精詳，庶足以多士之研求，昭同文之盛治。」作為晚清的「國家圖書館」，學部認為「修建館舍」、「規模必求宏遠」，但由於覓址不當，加上清王朝面臨崩潰，該館雖經籌建，但未開放，直到 1912 年 8 月正式對外開放，不久即因館址地處偏僻交通不便，地勢潮濕無法保藏書籍為由，另行尋覓館址。民國 6 年（1917）1 月，舉行新館開館儀式，17 年（1928）7 月，改名為北平圖書館，隸屬大學院，並於 18 年（1929）6 月與北海圖書館合併，稱國立北平圖書館，合聘蔡元培為館長，袁同禮為副館長。抗戰爆發，北平淪陷，北平圖書館藏書，幾經劫難，部分珍品孤本於抗戰後運往臺灣；館藏宋元明善本中最精部分，運送美國寄存於華盛頓國會圖書館，1965 年 11 月運回臺灣中央圖書館。此為國家圖書館部分珍品孤本的由來。

民國元年（1912）南京臨時政府籌備建立民國的「國家圖書館」—中央圖書館，後因政府遷北平而停止。17 年（1928）5 月全國教育會議決議，通過籌備中央圖書館案。22 年（1933）1 月，教育部派蔣復璁為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委員，同年 4 月 8 日任籌備處主任，在南京租房

為辦公。自籌設至今年（2013）4月21日屆滿八十年。

民國37年（1948），時局動盪，中央圖書館將善本古籍各重要圖書分三批運往臺灣，為中華文化的保存與宏揚，留下不可磨滅的功勞。43年（1954）在南海學園復館，環境清幽、人文薈萃，置身其中，常會萌生思古之幽情，猶記得民國60年代初，曾赴館內影印馮沅君的〈古劇四考〉一文，當時影印設備尚未普及，紙張近似傳真機的感熱紙，1張5元，印上2張，就等同學校一客自助餐的價格，所以在館內，多數人埋首抄寫，我戲稱為「寫經時代」。直到75年（1986）中山南路新館落成，方正的格局、宏偉的學術氛圍，使人油然產生肅穆虔敬之心，開啓國家級圖書館的新頁。85年（1996）由國立中央圖書館正式易名為國家圖書館，名副其實，也成為各地莘莘學子、社會大眾最為倚重的學術殿堂。我任教的大學，位屬宜蘭礁溪，研究生最常使用的問候語是「你什麼時候去國圖？」國家圖書館紙本、網路、資料庫的建制與使用，大力推進臺灣學術研究的質量，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同時造福全國各地的學子。

從民國23年（1934）10月，教育部批准各出版單位呈繳國立北平圖書館和國立中央圖書館的圖書，可直接寄該館，同時也向世界各國學術團體徵求出版物。這一年7月，中央研究院附屬出版品國際交換處也併入中央圖書館開展書刊交換工作。此一全國出版品由國家典藏的制度，肩負「完整保存國家圖書文獻」的重責大任，出版業者對國家典藏大多視為榮耀，由學術研究立場，國家圖書館的圖書典藏，堪稱編纂出版史最重要的寶庫。從中央圖書館到國家圖書館各發展階段，可觀察到始終不變的是對出版業的支持，翻開館史，舉凡國內外書展、圖書期刊目錄的編印，成立國際標準書號中心、出版品預行編目、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推動多元閱讀活動、年度出版工具書推介、臺灣TOP1—年度代表性圖書評選等業務，為臺灣出版業的蓬勃發展，起到推波助瀾的巨大作用，並推動全民閱讀活動，有助於建立書香社會。

民國78年（1989）起，陸續開始實施國際標準書號（ISBN）的編配作業、國際標準期刊號（ISSN）代轉申請、出版品預行編目（CIP）、兼辦「國際錄音錄影資料代碼」（ISRC）管理作業，除為出版界提供服務，配合二維條碼，也開啓業者邁向自動化管理行銷的目標。目前除了國別碼957，90年（2001）正式使用第二組國別碼986，因應臺灣日益增加的出書量。這些服預項目，獲得出版業一致的稱讚，更有利於圖書開拓大陸及全球市場。88年（1999）9月，九二一大地震造成重大的傷亡，國家圖書館籌備多時的《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在同月底正式創刊。當時出版業競相推出報導九二一強震專書，在該刊編輯同仁不懈地蒐集資料後，很快地推出了國內第一份報導九二一大地震的相關書目，效率之高，資料之詳實，令各界刮目相看。

我在出版界任職十六年後，轉赴學界任教。87年（1998）任職南華大學出版學研究所、編譯出版中心。由於出版實務及教學專業，獲邀擔任國家圖書館館藏發展委員會諮詢委員至今，也曾參與《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創刊前的諮詢會議，提供從出版角度的建議。近兩年又獲聘為「人文學科諮詢專家」。對館務全方面的發展，服務讀者多元化的用心，對提升國家整體學術實



力的使命感，有極為深刻的感受。國家圖書館是我國出版品法定送存機關，所以該館每年編列的購書預算不高，甚至不如國立大學的圖書館。目前，各出版機構每年送存率約在七成，歸功採訪組同仁竭盡心力提醒各出版社出新書時須送存一本給國圖留存，俾便「完整保存國家圖書文獻」。在此，呼籲尚未送存的出版社，國家圖書館針對近五年新書的典藏，設置有開架的新書閱讀區，使用人數極多，有利於提高新書的能見度，館方並持續舉辦年度好書展，《全國新書資訊月刊》並有專文推薦。

每年舉辦的臺北國際書展，開展前，《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提供最詳細的資訊，是所有媒體及出版公協會所不及的，全景式的展現每年書展的特色、主題等，成為出版界年度盛事的最佳導覽手冊。每年二月推出的年度臺灣、國際圖書出版回顧，更是出版人必備的「手邊書」，立足臺灣，放眼大陸、香港、澳門及歐美、日的圖書市場，編輯視野遼闊，精準掌握撰述最佳人選，在一期中遍覽全球出版現況及未來趨勢。筆者建議將臺北國際書展專題與年度圖書出版回顧專題合併加上「臺灣出版 TOP1」另外以特刊形式（另訂書名）印行，在書展現場販售，並致贈海外華文出版界貴賓，藉以展現國家圖書館不遺餘力地推動出版閱讀的成果。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封底前刊載的年度申請 ISBN、CIP 的統計數據，以及每月的出版紀事，是筆者應邀撰寫新聞局（現已併入文化部）《出版年鑑》、經濟部工業局《文化創意產業年鑑》、大陸《中國圖書年鑑》等重要的參考資料。臺灣圖書年出版量，就以這份統計數據推估而得，其他的撰述者也大致採用此模式。國際標準書號中心每期提供的「新書書目」，主要提供前一個月向該中心申請 ISBN 之圖書目錄，旨在報導最新出版圖書訊息與預告即將出版的新書資訊。這個欄目佔據不少篇幅，但對出版業卻是相當寶貴的資訊，它呈現最新出版的新書，也預告即將出版的新書，業者從中可避免重複選題、掌握書市趨勢，知己知彼，也避免浪費出版資源。中心也推出「每日預告書訊服務」，業者善加利用，分析研討，必能制定優質選題，出版「臺灣 TOP1」代表性圖書。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歷年來關心的主題十分廣泛，大抵以閱讀推廣、圖書出版、網路書店、數位出版、兒童書出版、圖書館、書評、作家及專題資料彙編、出版社負責人專訪、學術文章等為主軸。贈閱或發行對象以公共圖書館、大學圖書館、出版社、研究人員為主，也透過政府出版品總經銷五南圖書公司，發行至國家書店松江門市、國家網路書店、五南文化廣場（臺北、臺中）。由於刊物屬性，不適合在書店販售，但可開發出版社客群，擴大刊物影響力，加強與出版界雙向交流。刊物目前只有零售價，未定出一年十二期優惠價，建議在刊物後可增印訂閱劃撥單，並向出版公協會會員寄發廣告 DM 及劃撥單。刊物精彩的文章，可依特定、合適的主題集結成書，對外發行。大陸的「國家圖書館」設有出版社，印行圖書還銷售至臺灣。國家圖書館每年出版的書刊亦有一定數量，質量亦精，是否設立出版部門，統籌出版發行業務，館方不妨評估效益及可行性。

筆者曾多次帶研究生赴國家圖書館參訪，在館員簡報結束後，大家不約而同地瀏覽館史陳列室的照片。每一幅歷史畫面，敘說著一段文化傳承的故事。歷經七年籌備時期，民國 29 年（1940）正式開館，卻是位於戰火洗禮中的重慶市江津縣白沙鎮，抗戰勝利後遷回南京，35 年（1946）復館。不久，戰火再起，館方搶救重要圖書文物裝箱運來臺灣，直到 45 年（1956）在臺灣復館。回首前塵，更能感受新館現址啓用後，因應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館方早已提供紙本、電子書、網路、資料庫兼備的貼心服務，尤重資訊網路系統及資料庫的建置。國內方興未艾的數位出版品日益增加，數位典藏的相關問題勢必浮出檯面。出版社電子書申請 ISBN 的風氣尚未建立，送存的比例也偏低，數位版權的歸屬又涉及不同領域的創作者，稍一不慎即有侵權之虞。科技的日新月異，同時也帶來層出不窮的問題。《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可策劃專題，邀請數位出版行業組織代表交流溝通如何解決送存，公開使用及流通的問題。值此國家圖書館八十年館慶之際，套用《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封面的一段文字，稍加異動：國家圖書館「傳承文化，領航學術：臺灣以你為傲」。

